



他们恋爱不久，舒袖就把他的耳朵挂在嘴上。有天晚上，那时候初平阳还在淮海师范大学教授西方美学，在他的单身宿舍，在床上，窗外的灯光照进五楼的黑夜，他看见舒袖撑起上半身，一张脸悬在他面前。

“你干吗？”
舒袖摩挲着他的两只耳朵说：“我想吃掉你的耳朵。”
“又不是猪耳朵，不好吃。”
“一定很好吃。”舒袖说，头发披散下来，声音和气息一下子充满了情欲意味，“你不知道我有多喜欢你的耳朵。”
“好，让你吃。”他胳膊一撑翻到她身上。
后来，黑夜平息，舒袖摸着他的潮湿的耳垂说：“我怎么就喜欢上你了呢？我还以为你有多帅，你看看这张脸，眼睛不大，鼻子不高，嘴倒不小，下面的牙齿也没长齐。”

大家等了一会儿。“哦哟，好气量！”憨儿叫着。老者抄手站在舒莞屏身旁，两眼微眯。有苇秆移近，接着两位青年出水。憨儿上前摸摸他们，说：“好生滑溜！”老者说：“这是一种深海鱼皮，良韧绵软，沾水即滑。”舒莞屏叹服：“好生了得！”老者垂目：“鳖船为水下神器，也叫‘鬼船’，无人能防。”

舒莞屏点头称是，问他可通洋术，老者脸色稍愠：“在下无非熟谙阴阳，易学为基。”舒莞屏不解的是鳖船既为潜行，水下兵勇怎样进出。老者双颊颤抖，笑在眉梢：“这就是神妙所在了。”

五

火器营比预想的大了许多，除了制坊还有演试场。演试要在一个广阔的地方，那是无垠的荒野。火器仿制颇难，成批制作的有“火练长杆枪”，是来复枪和老式“鸡捣米”的合体：五十步开火，砂弹可致敌满脸血花。来复枪需端庄瞄准，稍有惊慌即弹飞偏向，而霰弹密挤如蝇，何愁不能命中。仿制短铳比洋货稍大，长若七寸，配以柞榆木匣，斜挎腰间，自有无上威风。双响枪、喇叭枪、铁珠枪、小手炮、滚雷子，各色火器层出不穷。

憨儿最注目另一种杀器：飞镖。匠师出示十字花镖具。憨儿取镖再三捻动，在头上蹭几下。有人在几丈远的杨树上画好人形，憨儿说一声“着”，腕子一抖，镖刀深扎“咽部”。众人呼赞。憨儿又将几支镖连连挥出，全部击中。“憨儿好生了得！”舒莞屏扳住他的肩头，欣悦难禁。

看过制坊，卫士问起“凌空羽舟”，老匠师点头：“请巡督大人指教，日后也好说与国师。”说着往一座草顶小屋走去。这里比所有房舍都要高敞，墙壁案头到处悬

“那怎么又喜欢了呢？”
“耳朵。”她像复仇一样揪住了它们，“我喜欢你的耳朵。”然后一口咬住了右边的那只。在他觉得耳朵可能要流血之前，她松开嘴，说：“平阳，我决定了，你辞职我也辞，和你一起去北京。”

那时候初平阳实在忍受不了师范大学的生活，决定辞去教职到北大去考博士。所有人都觉得他疯了，就算你要念博士，就算你愿在这里教书，那也可以考上以后再辞职。工作如此难找，好工作更难找，真是疯了。父母发动了能够说得上的任何人，他姐姐初平秋，他的朋友杨杰、易长安，他的同事吕冬，他的女朋友舒袖，他的那时候尚未去世的外公外婆，每个人都苦口婆心，大道理加起来可以编多卷本的《劝慰宝典》，都没用。他铁了心要走，多一天都待不下去。他可以教书，每天的课排得满满的都没问题，但他就是不愿意继续兼任系里的辅导员。

中文系有九百八十二个学生，吃喝拉撒睡再加上日常学习和管理，完全可以想象这近千号人的杂事有多大的一摊。丢了饭卡要找他，衣服晾没了要他找，练字的毛边纸被人偷偷拿走擦屁股了要他找，班费开支要他找，选举一个小组长要他找，迟到早退要他找，自行车放错了地方要他找，教材缺了一页要他找，同学打架要他找，和兄弟系科足球联谊赛对方啦啦队骂粗话要他找，女学生第一次接到匿名情书要他找，男同学揍了情敌也要他找——这还都是学生的事。学校领导和老师们那头的事更多：领导开会要他找，布置任务要他找，找人打扫卫生要他找，给学术讲座凑人头要他找，某学生

无故旷课任课老师要找你，不守纪律课堂捣乱要找你，作业不交要找你，临时调课要找你，突然想出来的课后作业通知要找你，学生课堂上晕倒了要找你，系领导被学校领导批评了撒气泄火要找你，系科工作计划的撰写要找你，学生工作学期总结、年度总结要找你，领导写发言稿要找你，系里信息查询要找你，教室更换要找你，教师之间和家庭内部出现矛盾纠纷要找你，陪领导和显赫的家长喝酒吃饭要找你，等等等等。只要是一个系科可能出现的事，只要是一所大学可能出现的事，包括那些稀奇古怪、匪夷所思的事，这所大学中文系的辅导员都可能遇到，而且必然能遇到。从早上睁开眼，到半夜终于能在自己的小床上安静地躺下来，这一天又一天，初平阳觉得自己是在沼泽地里永无尽头地跋涉，他经常在梦里看见自己长变了样，高雅的时候是绝望的西绪福斯，通俗的时候是个疲惫的老妈子。

初平阳刚毕业进来时，系里还有一个辅导员，开学半个月，四十二岁的女辅导员病了，什么病医生也说不清楚，但休养是必须的，如果不累应该问题不大，若劳累肯定每况愈下。辅导员的工作怎么可能不累呢？她请假休息了。系领导不知道她啥时候能够回到岗位，又不愿意随便增加辅导员岗位，养活现在的教职员已经够他们受的了，只能拿年轻教师开刀。初平阳新来的，看上去身体也经得住折腾，就你了。

初平阳坐在系主任办公桌对面的椅子上，提着半个屁股谨慎

地说：“我想认真地把书教好。”

“没问题，你只管好好教。”系主任说，一边往自己的烟斗里塞香烟。他把烟点上，烟斗在嘴的前方下降再升起，白色的烟卷如同身材姣好的舞女，烟雾袅袅，系主任所有的牙，包括依然健在的智齿都是黑的，像北大荒的土地一样充满质感，在这个前知青灰暗的面孔前，那舞女甩动千回百转的长袖子。“你可以教得和方鸿渐一样好。”他是“钱学专家”，以擅长给《围城》作注闻名。

“我的意思是，主任，我只想教书。”

“在我看来，不存在只能教书的好大学老师。”

“可是——”

“没有‘可是’。我的中文系没这个词。”系主任说。舞女的袖子越来越长，越来越大，袖子背后主任的脸像窗外的阴天，雷声从遥远的地方正往这个城市赶。“初老师，你可能不知道，我只喜欢递进，不喜欢转折。”

“那，我得兼职多久？”

“丁老师上班的时候。”

丁老师，女，四十二岁，离异，得了一种不知名的病，已经开始在家休养。初平阳想起刚进系里时看见的丁老师，如果忽略她灰白的长头发，不论从前面看还是从后面看，他都以为那是一个枯瘦的男人。多年烦琐忙碌的辅导员工作模糊了她的性别。有一天她和刚下课的老师开玩笑：“只有我女儿叫我‘妈妈’的时候，我才想起来我是个女的。”老师们都笑了，初平阳没笑。他在想，如此乐观的人老天为什么要让她生怪病呢，不公平。她在多么努力地生活啊。

(未完待续)

去老万玉家

○张炜（连载 67）



摆竹木。墙上图绘各异：大鸟状、风筝状、飞人状。

“若要飞上高空，必得借助风力？”舒莞屏问。“大人所言甚是。风者，无色无嗅无形也，上天呼纳之气也。”老匠师两臂扇动。墙上绘一巨大风车，尾部冒出腾腾烟雾。憨儿说：“敢乘羽舟，必是不怕死的主儿。”

离开火器营即奔种植场。两场相距稍远，抵达已近黄昏。暮色中出现了无边田畴，人人呼叹：“真大园也！”驶过麦田，芒穗齐整饱满，甚是喜人；穿过烟田，叶片翩翩宛如鸟翼。舒莞屏叹道：“好个种植场！”

营中管带是一位眯眼瘦子，双唇张开，露出一口坚牙。他对巡督躬身施礼，举袂端平，颇有古风。舒莞屏问：“这里除了麦菽，可有其他？”“回大人，酒坊、烟坊、畜坊，还有‘黑银坊’。”说到最后一坊，管带微笑捋须，“巡督明日便知。”

第二天看过烟菽酒坊，最后便是“黑银坊”。原以为是冶炼的坑矿，想不到管带带领他们乘车驰走半个时辰，穿过密织水汊，又爬高高的沙岭。登岭一望无际：微风摇曳中一片花海！“想不到这般妍丽！”舒莞屏大赞。管带引他们步入花海，指点：“大人细看花茎！”舒莞屏见花瓣下生出球果，问：“可食？”“大可食之！旺血迷性的神品，也就是‘大烟’！”“罂粟？”“是的大人！在下所说‘黑银’，此

物也，为银库最大进项。”舒莞屏凝眉：“如此毒物怎可经营？”管带摇头：“大人有所不知。烟饼外运既可变换银两，又能消磨敌锐，何乐而不为？”

六

舒莞屏自外营归来，小棉玉说：“公子啊，我正差人传你哩！大公要去行营啦！”“啊！大公！”她凑近：“还记得大公与革命党北方特使之约？”“记得，烟台顺德饭店？”“因走漏消息，不得不改换地点。大公提议行营，特使同意了。”舒莞屏有些高兴：“我去行营？”“自然要去。公子稍做准备，近二日就要启程了。”

行营之旅，小棉玉和舒莞屏一起。他们与大公的车子相距五丈，中间是骑马男子，后面车辆载随员杂役。天气不热，绿色正盛。小棉玉没有谈兴，一路沉默。她与舒莞屏一起，时常陷入缄默。舒莞屏引出一个话题，她或短话应付，或充耳不闻，呼吸有些粗重。“提调可有不适？”小棉玉声如蚊虫：“我好着。”

他想谈几日见闻，特别是革命党特使。几下颠簸，小棉玉碰到他的身体，慌得如同雏鸟。他说到那个特使：“提调大人，特使竟为家父故交，真是太巧了。”小棉玉瞥一眼，并未言语。“想必是年纪很大的人了。”小棉玉摇头：“出洋还是少年。”舒莞屏神往地望着窗

外闪过的田畴。一只扑来复去的燕雀，一只蝴蝶。又见青杨。啊，流动的长渠，奔跃的野兔。“革命党！我在同文馆听说过。就要见到了！”他有些兴奋。

车子停于半途驿栈。有人寻舒莞屏，引他进入一个房间。大公已坐在桌前，做个手势让其坐下。小巧精致的金边瓷杯，澄黄的茶汁。他端起杯子，又嗅到了茉莉香气。“那个人终于要来了。”她摘下手套，露出纤纤十指。他好像第一次切近看这双手：无一粗疵，匀细柔软。就是这双手为自己拆散发辮，完成了一个重要的仪式：西洋通常要为年满十八岁的人举行庄重的成年礼。“可我早就过了那个年纪。”他心中念道。

“大公，我想到特使未免忐忑，还请大公指点。”舒莞屏微微仰脸。大公微笑：“公子不必紧张。我们对他同样生疏，不过他不会忘记舒大人当年的襄助吧，这自有一份情谊在。”“我总觉得他们革命党，与大公相像。”“哦，说说看。”“他们，”舒莞屏报报嘴，“我说不好。不过在同文馆听说了，革命党是要‘驱逐鞑虏’的。”大公点头：“所言甚是。这就好。我对会面一直期待。”舒莞屏有些冲动：“大公在未来的某一天，能与他们总首会面，那该多好！”“会有那一天吗？”“一定会的！”大公站起：“我的公子多么聪慧！”笑声如渠水流动，清朗明亮。该启程了。

(未完待续)



○陈彦（连载 21）

当他把自行车歪七扭八骑回北斗村时，年三十的夜幕已降临了。他觉得无论如何都得先去温家走一趟。拉拉话，拾个底，心里有数些。

他提着四色水礼刚出门，就被村子中心传来的三眼枪声震得停住了脚步。那是一种用铁器装了火药放出来的响声。器形像手榴弹，有三个大拇指粗的筒，装三管火药，再安三个捻子，能一连发出三声响来。俗称铳子。在北斗村，除了结婚娶媳妇、正月要社火，平常过年放铳子的，也就孙铁锤家。整整放了三响，说明有十把枪，十个人同时在放。孙铁锤弄啥都讲排场。

当他从斜坡上仄仄斜斜趟到温家后檐沟时，孙铁锤家的团年鞭炮还没放完，从响声估计，一千头的响鞭至少也在三十挂。整个北斗镇都兴这个，看谁家过年炮放得多，门口炮子纸厚。当然，在北斗村，一般没人敢跟孙家比。你就是有，也得悠着点，那风头是抢不得的。

只听温如风在家里骂：“孙铁锤是死了娘吧，要弄这么大的响动。”

大户人家死了爹娘过白事，或者三周年纪念，也是要放铳子的。

13 出天星

安北斗踏进温家大门时，温如风正在包面，这家伙现在又弄了台压面机，钱终是挣不够。大概谁家要过事，每把面的腰封上，还贴了花如屏剪的双喜剪纸。

“都三十晚上，还忙？”没等他问完，温如风就来了气：“要不是挨了黑打，一个年关，能挣平常几个月的钱。老子迟早是要把他们的黑血放了！”安北斗一听这话，心里就发起毛来，急忙把话朝一边岔。他本来准备叫存罐的，这样叫着亲切，可还是打住了：“如风啊，南书记来说要来看你的，可他母亲身体不好，就让我来代他拜个年，这是人家行的礼。”

他把南归雁给他的东西，又给温如风拿来了，并且还加了他娘灌的香肠。

“经当不起！只要他南归雁把我的哈尻抓住，比啥都强。我们人物小，吃了大人物的东西克化不了。你娘做的香肠我留下，是个人情。”

花如屏接了香肠，拉过凳子让他坐，他才坐下。“老同学啊！”

“也经当不起！你是政府干部，我是个烂推钢磨、压面的，你就叫我温如风吧。”他把两尺多长的切面刀，铡在风干的长面条上，弄得满案子咔嚓嚓直响。那刀刃在灯光下显得亮晃晃的，锋利、寒凉。

花如屏给安北斗泡了茶端来，问：“你家团年饭都吃了？”

“还没呢。”

温如风说：“那你还不回去陪爹娘吃团年饭，朝这里跑啥。”

“你们不是也还没吃嘛！”

“我们是啥家儿，能跟你们干部比？年这玩意儿，都是舔肥尻子咬瘦屎的货，哪儿红火朝哪儿钻。我们就是熬日头的，还有年！”

“看你说的这些话，像不像个老同学。”

“自你考上大学，我们就两清了。”

“如风，我安北斗是哪儿把你得罪了，连同学关系都两清了？”

“我知道你们是怕我再出去告状，让镇上难看，才又是行礼，又是拜年的。实话跟你说，北斗，安干事，我啥都不要，就要把打我的人揪出来。还有那半棵树，不能让孙铁锤独吞了。树当年没用的时候，年年都是我喷药，树心都快让虫吃完了。这阵儿值钱了，他夜半三更偷着卖了，天底下哪有这样的怪事？还下黑手把人往死里打！村上是孙铁锤说了算，那派出所、镇上呢？也都是孙铁锤当家？何首魁、南归雁都是干啥吃的？这天下还有没有王法？你信不，他县委王书记这次要是不给我把事弄清白，我就连他一起告。光脚不怕穿鞋的，咱走着瞧！”

面对温如风如此凌厉、决绝的态度，安北斗有些暗暗吃紧。草泽明老师之所以要给他起名温如风，就是因为他那阵儿蔫不处处的，温顺如春风。而今夜的温如风，简直是料峭如侧面刀了。

外面的鞭炮和铳子又响了。儿子温顺丰从耳房直蹦跳着出去看去了。

花如屏说：“孙铁锤家是咋了，年三十晚上就放这么多铳子，那明早出天星，还不知要咋放哩。”

“哈尻货，看他能活到大年初一早上！”说完，温如风把那侧面刀在案子上狠狠砍了一刀，刀尖端直扎进了椴木板，整个刀身都竖了起来。刀口寒光闪闪，刀背厚如火钳，无论用刀口还是刀背，都能让承受方无法安生到大年初一早上。

(未完待续)